

業儒臆說

國朝 秀水陶 圻甸方著

性涵於靜聖凡一體及其動用而純雜攸分得失互見是故吾儒之道當于用處體驗爲得堯舜以道相傳必分之爲人心道心而重之以精一乃爲允執其中曾子以毋自欺爲入德之門皆是知行合一之學惟於用處得其純熟至夫從心所欲不逾矩其斯爲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之者矣羅仲素每教學者于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延平自

以爲靜驗得力真知大本有在不知延平祇是心存而理得若竟於未發之中求益恐未必然是故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不當于此求中信哉是言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世疑其禪學要之尊德性而道問學自是無可分者釋家以淨覺本性爲宗勢必至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試以之繩吾儒度必不能若夫道問學非章句記誦之謂也張茂先讀書三十車究何益于實用是故學力既至實兼得尊德性此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之道而朱子

之詣所以得其大醇

明殷邁自言一日于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此是確見心體之言我性無所不備心思無所不通是故性善而心亦善孟子歷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雖于用處見得而隨感卽應則其本體從可知已王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要之吾心未發固無善惡然而知善知惡是

良知仍是以心知之則心之體烏得謂無善哉至如王畿所云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王守仁謂此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頓悟之學不知此已入于禪矣吾儒一生精晰善惡最嚴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固謂止有善而無惡耳不曾謂之無善惡也至云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此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王整論性善有云凡天地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

性也此仍是生之謂性王艮學以悟性爲宗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此又流于禪之甚者吾儒之學功自多聞多見始卽心亦甯得無向特有所忿懼憂樂斯爲不得其正耳羅洪先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自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近覺一切無有雜念但惟恐一人不得其所卽感應處便是順適此其自得處主靜之力然亦未知其及于人者果何如耳總之吾儒之學自不能于四書之外別求體用

下學而上達雖至聖猶然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始焉洒掃應對進退繼焉禮樂射御書數由是致知格物漸進而詣極而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終焉有體而兼有用不若禪學則主于體而難爲用俗學則適于用而不知體是博文而約禮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不可誣也許魯齋謂二程子以知有此宜其爲道學正派明代寥寥數儒其論詣如是殆恐難爲繼矣

夫抽絲成繭則有五采美其觀杼蘊成言則有五聲善其聽寶訓傳世正言格物則有映射紙上光溢笥中言之不文塵翳傾眼則又安能感人之心而啓其聽哉是故至言所以洩天地之祕鬼神猶珍之一言發而壞人心術卽爲名教之罪人在庸眾猶不足以簧鼓愚俗若名流則不可以不知懼矣自聖人沒而微言絕傳道者必以三代範模百世必以六經論斷百家斯法有可循而道爲無弊在天爲公在人爲中在心爲恕在事爲權

自古以來惟商之世業最遠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積累也大矣使代之者非文武則不忘也成王定鼎于郊鄘卜年七百而卒過之則未有其人能代之者也文王生有聖瑞其德足以應之秦穆公趙簡子始同祖也竝寐至帝所聽鈞天廣樂然而其德不足以應之其忘也忽焉商周之革命數之素定者也純乎天也爲陽饒也晉至六朝而後唐唐至五代而後宋其德無可以永世也人爲之也爲陰乏也天運至晉而剝極矣由其無家法治道遂至潰敗不可救療漢雜乎

霸晉雜乎彝其兆旣成雖天弗能易矣然則三代以後之主司馬氏乃罪之魁也漢之世業頗似夏前五代之主史載其氏系非漢裔卽其勲後也蓋天之意其猶思漢乎思漢正以甚晉也若紂之及身稔惡其流毒則未至徧天下也商之後乃生孔子俾世祥于魯噫孰謂天道也而遠人哉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由是至于百千萬億而終不可窮其中生剋消長有自然之理數存焉天地所以亘萬古而不敝者惟能逆知其所必至而

豫爲之所也究其默爲維持雖不可見然自古撥亂爲治天地必先時以生聖賢使乘時以有爲此亦可以知矣先聖知其然也因而作易易逆數也上帝至神不假推算故止傳其點畫先聖合撰故能極其理數凡民皆可入聖故因有易而亦可知其道古之善治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苟患已至而防之則無及矣此天道也然是豫也非健不能是以君子法天行健終日乾乾夕惕若也

口之于五味也鼻之于五臭也目之于五色也夫人而辨之也耳之于五聲也非審于聽者不能辨之則耳之官爲較微矣天有風雷其時位可得而知也人有語言其部脈可得而知也物有響應其迹象可得而知也是故聖人爲能作樂孔子六十而耳順學至此則純以神運矣口鼻祇以自爲也耳目則加于人世必其于人之所不見者而獨能見之于人之所不能聞者而獨能聞之纔可自信于性地有得

天其體也日月五星天之魂魄也惟天以其道運日月五星而日月五星以其道制百動猶夫人之身有魂

學海類編  
魄而動應神焉是故吾心得正吾身得修則欲體天道者卽一以體夫吾身而已矣且人世以形用則有盡而遞易君不皆堯舜也臣不皆伊周也師不皆呂孔也而世運因之有升降焉天地以神用惟神聖執極而無終不敝試觀之吾身榮衛和暢而表裏無病陽氣不脫則有生不死乃知日月運行無一息之停五星生剋無一幾之閒陽氣瀰淪兩閒則天地甯得有壞時耶

廣其識大其志充其學優之以禮體重之以廉恥貽之以生安凡此卽先王之所謂教而士風由以醇茂君子以之處家而賢才之子弟出焉然聖人立教必視乎其力之所受豫章之木可千尋以任棟梁檣櫟雖厚栽無用也則亦必因其所近而授之以一藝使不至爲廢人可矣九流百家皆足自贍鰥寡孤獨王政必先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須知此直君相分內事天以天下之重付之豈授之以富貴哉重其責君相不平治天下將諉之誰罪必有所歸矣

反諸心而不安雖身適其何有是故不義之富貴君子

不屑也至不義而不知則直心之死矣一時之富貴  
易百世之富貴難一失其身而天地奪之智者其肯  
以一時易吾百世乎

世無公道則天地之信不行而鬼神無權蓋是非倒置  
賞罰不明否蹇漸極遂成亂階是故鬼神有時而不  
平則爲之形其用若石言于晉神降于莘所謂國將  
亡聽于神有不勝人道之感焉且夫昌黎有言凡物  
不得其平則鳴而况于人乎噫此亂之所由生也今  
試指其弊蓋不出威與貨二者而已矣積威之極于

是秦之亡不過二世鬻貨之極于是晉之亂浸淫幾  
三百年盱衡往昔多出于此深足鑑也昔呂刑載有  
苗之制刑曰民興胥漸泯泯焚焚其于有虞氏之治  
爲最詳曰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然則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是在治天下者乾行神斷吏治  
無蒙混民情無壅蔽于以激勵而作新之不然者雖  
法令具備則例煩多抑其末耳傳曰皮之不存毛將  
安附

貧不施財賤不與政然而施財之量存焉與政之才具



焉則固不異乎所爲施財也與政也由此推之君子  
顧在我者何如耳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  
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是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毋  
固毋我也小人不知在我不知富貴特假之以行其  
道而沾沾焉爲動其心夫尸居而廣廈自不如陋巷  
者之爲安也伴食而垂紳自不如被褐者之爲適也  
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人無生理無由得生于世則旣爲人而未有不仁者也  
其所以不仁者自賊之也利欲之念勝于是乎敢于

爲惡而不甘于爲善不知天道至公善未嘗不佑惡  
未嘗不反五福六極默來順受人自不識耳君子不  
爲邀福而德加修惟以自信其心之無愧而已顧有  
時言福者爲夫人之利欲言之也孔孟一生順命必  
待彌子臧倉公伯寮言之者命蓋爲小人疋疾也此  
立言之旨也吾乃今知功過格猶爲眾人而設謂其  
未忘乎祈福之意特以之風勵天下則其功不小  
大凡人體之有神是猶火生于木人不立其神是猶木  
不得其養故曰禍發必剋人之魂魄盛而神斯居是

猶木生火而乘時木惟壽而氣候足則一旦火化其根而神斯無累矣道之所謂外丹佛之所謂三昧火有不可于此而悟超脫之術乎故自聖胎以至于法身猶爲凡人之希聖者耳聖胎者所以立其神也至于有法身則所謂及其成功一也至人夙惠不須聖胎變而之道只在一念直反掌間

紙窗明月其光炯炯然而燈盛則月微白已視之則光爲之奪矣而月不改色燈少澹則光仍射焉夫人之受蔽于其心也亦然念慮紛投其是非非不自謂當

也雖境過不無悔悟之萌而一時之失容有不及償者是以君子貴研其幾也中庸以存養省察並言顧必省察精而後存養至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則純是知明處自不至爲暗室所欺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千年風湍則纍石漸小然而每叩輒火體不剋于水也夫人之受養于其天也亦然氣有時而盡神無時而息所貴此心不死是以君子存存傳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乃指人心爾道心則千古而一致

神器猶擔也元后御世猶以肩承擔必力大足以勝之  
試觀堯舜在上猶有洪水九年之厄然而堯舜卒能  
回天噫後世人事之失致干天和此果誰之責也天  
道將亨而或生才未足以當之則汔可小康焉而已  
天道將否而或生才未足以挽之則且積漸而極于  
大壞是以更數十世而猶若有俟也閒嘗盱衡往古  
天人交應者治亂之極也天人互異者治亂之端也  
有志斯世者先觀天道次察人事而終論定于其人  
夫所謂人也者天地篤生之而任以生民之寄者也

易曰吉人之詞寡傳曰仁義之人其言藹然知此可得  
立言之道凡言理與論事不同論事貴于區畫裁決  
不嫌詳盡言理者旨則約而意有餘旨則約是以易  
入意有餘是以易思易入是以君子日進而有功易  
思是以小人與知而自親凡言理而得有其明且當  
則天下之文已無得而加之屬意詞句之工似反失  
其立言之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天地定位高卑燦列斯禮也而道行乎其閒矣天道圓  
地道方由是則之君道圓臣道方父道圓子道方夫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道圓婦道方圓行權而方守經圓自不失曲成之義  
方則才術不可以加于君父凡物圓動而方靜圓易  
轉而方難掉故方終不出圓範圍之內

道從知入非致知無以盡行而知較行爲易尤必力行  
以體其知入道者致曲而已致曲者擇善固執而已  
擇善固執者無自欺而已惟其無自欺則知行一矣  
是故無自欺爲上焉者說法大學列于格物致知之  
後者此也若夫小人之諒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雖其  
心固亦見爲是而猶未免于自欺則其知未至也端

木子從學識見道顧竟視不欲無加爲易事似于此  
猶未推勘得細迨知有一貫知有終身一言之恕此  
其卒聞性道也歟

人言哀死非哀死者也哀吾生不見死者之人則失所  
尊親之謂也若夫人生必死何哀焉故曰天壽皆可  
以立命終凶皆可以成仁在吾而已此身何爲如謂  
生數或虧死而哀之是哀之適以愧之也君子有規  
生之義而無愧死之文

父母之生我其形天地之生我其性人各一父母而同

一天地故形小異而性大同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然則千古惟聖人爲盡性千古  
亦惟聖人始得爲孝子蓋以其合事親與事天而一  
致焉者也若夫偏端一節亦稱爲孝正如謚文者不  
專訓以經天緯地之義云爾

王者禮樂興而治道成矣御世莫先定禮大濩大武湯  
武及身爲之則奚俟百年然而作禮樂者必聖人在  
天子之位所謂本身徵民知天知人實有由然故曰  
禮樂者道德之光華也漢叔孫通猶知習禮唐山夫

人猶知製樂而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高帝當之  
則其精微之有不協者不已多乎夫亦具文飾觀焉  
而已耳三代而後若唐太宗有可作禮樂之才然而  
處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猶實有闕則其本先虧更用  
得甚禮樂乎明太祖雖頗畱心制作然卽其置娼設  
院致宿四方遊宦而隸于太常此則爲縱情傷化之  
尤者抑何其視樂之輕一至此也當時大臣無一知  
道未幾而靖難嗣興勲戚子婦遂至落籍教坊噫孰  
謂天道遠哉

帝王之統垂絕于周季乃得仲尼修明僅有遺經秦皇起而盡爲焚之以吏爲師是直欲使天下後世而胥爲李斯趙高也是誠人世之大變天顧不能預制之以弗爲乎蓋上古之書神異者旣不得輕傳荒遠者又略多未盡是故孔子贊易自伏羲以下序書自唐虞以下一經孔子刪定其他猶竝行于人世則好奇者將復夸而無忌似不若去之之愈也聖經者自與日月中天此則如一時之食焉耳至其坑儒蓋亦處士橫議而積漸之所爲也然而自有此厄當漢之初

大儒不復見矣高帝亦不能遠致之以禮所謂王道所謂禮樂於是乎未善其成後之議者至目三代爲絕遠竝不相若抑知漢之布衣崛起較之三代爲倍難而其難者旣優爲之其易者反不逮焉唐宋明因之而政教猶不純乎古噫誰之責歟

古今不以成敗論英雄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也古今不以顯晦論聖賢天有通塞人有去就于是時也秉道行權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矣一有安排計較便是私也故曰觀其道爲何如耳易地則皆然

也且夫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則其隱德正不可及蓋生于世而絕無聞者有之矣甯僅不屑屑于天下之知而已也耶是故君子凡事論理不論氣論理不論數雖氣與數固有時得爲之主而理之勝處自正

日用之間至微之事必體之人情物理而後動人情從其同然者物理出其必然者則幾于道不遠矣

古之人無所爲學也五經六藝而已矣所謂物格格以此所謂致知致以此蓋自弟子入小學以來凡于經

藝已習其文親其事至于大學則又務知其所由然之故如人倫日用必得其性情之實理如人官物曲必原其制作之精意無益之物君子弗事也物雖纖悉而適于用則一以經藝推而準之顏子之博文子貢之多識皆是類也是故大學第以格致示訓不爲之傳蓋已有其功于大學之日矣曾子特詳其道要于知行兼盡卽以誠意爲始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大學之道所由入之門乎朱子爲補格物致知之傳究其立言不過訓詁于格致二字之義絕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無可以爲之指南者反使人無著手處矣非大學之本旨也但此謂知之至一言與聽訟一節若不相蒙則仍闕疑焉可也且傳文言知之至耳安必其釋格物致知哉

人之形生之父母而本于天地人之性本之天地而成于聖賢夫人于性中之才常得具足及有形役之蘊藉設施難得逾半惟聖人爲能一之故一則曰盡性一則曰踐形然而聖人非特自有餘而已也當時政德身後詩書予以範天下而歸于一致故曰修道之

謂教論語全旨無非忠恕孟氏七篇無非仁義忠恕卽仁義特仁義則要其成而言耳禮因乎仁智因乎義而信則一以貫之此孟氏言仁義之旨乎然恕無不本乎忠義無不本乎仁而忠必至于仁而始盡此孔子言仁之旨乎乃知孔子道學之本是在仁而已矣惟其心而心性瑩然渣滓淨盡于是得自人而合于天蓋學舍自反別無真得道非實體何以有功然則吾儒之道必也其心至于不違仁而得之所傳爲一致堯舜以道相傳而分之爲人心道心道心者仁



也而道心卽見于人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惟精以去其非仁惟一以純其仁至于允執其中而仁之體用備矣不名仁而名中者爲有天下者示其治道也惟精惟一克己復禮之謂也

夫立功名者必先輕富貴然而或溺于功名猶易失其所守故曰三損而進一辭而退君子于功名不必竟其量苟明其學正其識以之任天下而有餘則雖韋布而君相焉矣固不必與世爭一日之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有爲于不爲見之又何

至于徇人而失己哉此楊龜山之應召識者議其自許過高李東陽之流涕同寮諛以何不偕行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